四庫全書

史部

平定兩金川方略卷二十

二月乙酉

上諭軍機大臣曰昨温福等奏僧格桑差人投稟其詞悖妄可惡不應給與回文等語自宜如此辦理至所差賫稟賊番理應嚴加刑訊究取確情即行正法而温福等並未辦及殊不可解業經降旨飭詢令思温福等凡有拏獲賊匪及投降番衆無不訊取供詞附

奏何獨於賁稟之賊不置一詞此必伊等因圍攻資哩意難得手適有僧格桑遞到之稟遂借不給回文一語以探聽朕意而又不敢明言其故若朕語意稍有寛假伊等又不知作何遷就招降息圖完局此等伎倆豈能於朕前嘗試小金川乃内地土司敢於違約拒命罪在不赦即或一時攻勦未能即破亦當實力設法攻擊務必得其要隘擣穴擒渠以蕆此役豈宜復有游移乎閲温福等所奏並不叙及投稟賊番

下落甚屬含混若竟係五岱差人接稟聽賊番仍復回巢置之不問則五岱辦理亦屬大謬至溫福以大學士為副將軍縱使僧格桑欲投文稟亦當遣其頭目到營懇求方合體制若賊酋藐視將軍僅差人於營外高呼擲以一紙溫福亦何至甘心受其輕慢即係五岱辦錯亦當訓詢五岱向其理論並將五岱附參又何以恬不為怪默然隱忍若此更不可解着溫福一併明白速行回奏

同日

上又諭軍機大臣曰昨據溫福等奏僧格桑差人送稟經朕降旨詢問溫福等理應將送稟賊人拏獲訊供具奏何以並未取供今細閱溫福等奏摺賊番於五岱營前卡外屢稱有話五岱差土練一名詢問因據賊番告稱伊土司有稟呈遞尚邀將軍大人等賞給回書即將賊稟傳入等語看來僧格桑此稟初非差人致送惟於卡外喊叫五岱即令入將稟傳入轉送

溫福並未將呈禀之人一并拏送如賊果窮蹙畏懼
呈禀乞命必須專使前來即當將送禀之人拏獲嚴
訊亦可得其實情今惟於卞外喊𠮟明係試探五岱
理應置若不聞奮力攻取使之喪膽豈有反令人取
禀之理如此何能示天朝軍威之大朕以五岱閱歷
行陣尚知奮勉故特授為叅贊差往四川軍營伊豈
見不及此令伊領兵數千一月有餘未能攻克山峰
而賊於卞外喊𠮟即取其禀心存了事實屬錯謬着

傳諭五岱賊番係差何人彼時如何情節因何未將呈禀之人一并拏獲及如何差人取禀之處即速明白回奏

丙戌桂林奏言竊臣於本月初五初六等日督兵攻打東山梁賊番堅守不出及至逼近山梁賊番即於山頭推滚大石難以仰攻初七日午刻見山頭聚集番衆四五百人一齊吶喊壓下山梁明為拒敵我兵奮勇迎敵自午至申賊見我兵勢盛不

能得利始行退去當即追趕上山復為鎗石所阻彼此互有損傷是夜微雪初八日大雨如注夜復雨雪交加至初九日天稍開霽隨督官兵嚴加防範一面抽撥兵練潛行爬越襲攻賊卡賊番於山嘴之上滚石放鎗我兵往返數次未能得手臣查東山梁及墨壟溝山嶺均係進抵達烏要路祇須爭此路口便可鼓勇直前原屬小金川緊要之處今不惟悉衆死守與我相持亦且賊數日多竟敢

明為對仗輒肆鴟張其情尤為可惡臣現在督令鎮將侍衛員弁晝夜攻擊飭令對敵之時無論兩金川賊衆俱行盡力殲除並令參將薛琮等俟冰雪稍融即於墨壟溝山嶺併力進攻兩處雖均險仄之區賊番死守甚固但我兵更番迭進一有可乘之隙即當奮力先登全行奪佔奏入報

聞

同日桂林又奏言臣接奉

諭旨以索諾木竟敢顯然助惡我軍早為畢備更不必
慮其知覺應即傳譯往諭飭以大義曉以利害令其
即速撤兵毋致自取罪戾第查索諾木屢經化導而
添兵黨惡總以求賞革地為辭現在帮助之兵並
未撤回是其陽奉陰違不過巧為卸罪之地令若
差人宣諭則彼之得地更成絕望必致預作准備
或竟將革布什咱民人盡換金川番衆竊為分布
悉力嚴防甚或覊戕我差員斷我粮道先事猖狂辦

理更難為力臣早夜思維該酋既屬頑梗無知難以化誨恐將來之獻兇退地亦不能遵奉而行與其會攻於事後莫若迅發於幾先查兩酋朋比為奸僧格桑不過借金川之力以自衛而索諾木暗為帮助正以我兵現勦小金川斷不能兼辦金川是以從中滋擾為要求之計此時索諾木自必注力於西南兩路其所佔革布什咱之地諒不能分駐多人若乘索諾木兵力未備革布什咱人心未

定之際相機而動正可勦撫並行隨詢之宋元俊
據稱革布什咱被金川侵佔之後其地番衆尚有
大半散處各寨雖為金川箝制多係勉强服從若
果迅發大兵俾金川猝不可防自可先行収復等
語隨於本月初五日密遣熟諳番情之守備陳定
國潛赴巴旺布拉克底與革布什咱交界之處暗
察金川動靜並體訪番情數日內便可轉回如實
有可乘之機一面仍由噶爾金進攻一面督令宋

元俊統領將備出其不意迅為分路進攻使之自顧不暇斷不能更助他人則西南兩路之兵俱得乘機並進縱僧格桑竄入金川亦可勒兵申討飭令猷克較之於平定小金川之後移師問罪更易辦理查南路現在兵力不為不多祇因後路章谷等處道近金川不得不分兵防守實轉為其所牽制今收復革布什咱地方必由章谷等處取道則駐守之兵并可酌量抽調作為進攻之用今提臣

汪騰龍所帶陝兵二千名約計二十内外陸續可到其甘涼兵一千名雖經大學士溫福就近調赴西路臣因軍務緊急飛劄往商仍已遣赴南路現在後路之兵約可抽撥三千合之陝甘兵數共得六千似可先為收復革布什咱之舉至正路進勦之兵尚有不敷亦須預籌接濟方為因地制宜臣

接讀

諭旨派撥京兵二千名以備進勦金川臣思滿洲勁旅

勇銳無前實勝綠營數倍第恐畨地跬步皆山非
平地對仗可比即黔陝官兵亦須善於登山者方
能得力臣面詢威寧鎮總兵王萬邦據稱貴州兵
數尚多似可調用等語臣查川黔本係毗連到營
實為迅速可否仰懇
皇上先飭黔省再容派兵三四千名聽候川省調取如
必須加兵策應臣即一面奏
聞一面酌量咨調較之京兵更為省便如革布什咱一

經得手不惟小金川易於勦滅併可令索諾木知所懲創不敢妄生他念倘敢少形桀驁即當併力勦除為一勞永逸之計臣仰荷
隆恩優渥畀任封疆固不敢因循廢事尤不敢冒昧圖功惟是目擊情形熟籌邊計事機所在敢不竭誠
入
告務期早為蕆事仰慰
聖懷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桂林奏分兵先擊革布什咱一摺所見亦是索諾木黨惡帮兵其情甚為可惡將來之果否獻出退地尚不可知與其籌辦於事後自不若預發於幾先此時分兵直擊革布什咱使之猝不及防盡收其地既可懾索諾木之膽令其稍知儆懼兼可絕賊酋要求之心且革布什咱既得與章谷聲勢相連我卡丁官兵後路粮餉軍台均可保無他虞而索諾木現帮小金川之兵若聞我攻取革布什咱之信

自不暇復顧他人必將撤兵自衛金川之兵一撤僧格桑失其所恃各隘踞守必懈官兵乘間進攻自更易於得手溫福等可留心偵訪一聞金川撤兵之信即加意攻擊自屬極好機會如此尤為一舉兩得況現在所攻之東山梁及壘壟溝山嶺一帶地勢險仄不能容集多人官兵在彼徒為閒住則分兵往襲革布什咱更可及鋒而用於振勵士氣亦為有益但恐綠營積習因見現在攻勦山隘稍難思另攻得新地

以為掩抵而於應行即勦之要隘轉致稍懈於事甚有關係桂林不可不知令汪騰龍已到軍營自應同桂林由僧格宗一路進勦迅期掃穴擒渠而令宗元俊統兵收復革布什咱方為妥協至所稱滿洲勁旅實遠勝綠營但番地畦步皆山非平地對仗可比云云此必桂林見成都滿洲兵無用又未深知健鋭營之兵所向無敵實為得力故有此言今京兵且不起程俟溫福奏到時再定行止但溫福處尚有能帶兵

之滿洲侍衛等丙桂林處現在無人已令明亮及派出之帶兵侍衛十六人由驛馳赴桂林軍營隨同進勦即用以督率綠營亦屬得力總期剋日奏功至所請再調貴州兵三千名已飛諭署撫圖思德提督拜凌阿即行選派聽候川省調取速即起程

上又諭軍機大臣曰據桂林奏稱貴州兵數尚多可以再調且與川省接壤行程亦能迅速請再勅該省密調兵三四千名聽候需用時調取接濟等語著傳諭

圖思德拜凌阿於該省兵丁内精選勇鋭可用者三千名將應帶軍械火藥等項預行妥協備辦總兵常照帶領一俟川省飛咨調取即令迅速起行遄程赴川毋稍遲悞

同日

上諭内閣曰着派乾清門侍衛音吉圖德赫布博霊阿蒙古爾和隆武烏爾圖納遜巴雅爾阿爾都及健鋭營副前鋒叅領圖欽保二等侍衛額林普爾三等侍

衛革善伊爾蘇拉寧珠布藍翎侍衛拉漢保副護軍
叅領西蘭保額爾金均令護軍統領明亮帶往四川
軍營分帶官兵進勦
同日汪騰龍奏言臣統領續調陝甘官兵三千名
自西安起程玆於二月初五日已抵南路軍營計
陝兵二千名於二月十五日前全數可抵卡了其
甘凉兵一千名亦於月盡可以到齊臣惟有協同
桂林奮力攻勦仰報

聖明任使奏入報

聞

丁亥溫福阿桂奏言前據小金川僧格桑投呈番禀臣等因逆番情罪可惡不值給與回諭業將辦理緣由恭摺具奏茲於本月初十日據南山帶兵參將成德差人持送金川索諾木番禀一件詢係該番在卡外吽稱是金川差來呈送將軍大人禀帖當將番禀縛置木上并稱如有賞給回諭仍放

此處我即領回等情臣等令通事譯出以小金川與鄂克什仇隙欲與說和為詞臣等詳加體察明係金川在此帮兵因見官兵奮勇攻勦不能支拒又見前所具之禀置之不理無從窺測故又藉金川投禀探試我軍情事臣等再三籌酌此次索諾木之禀似應將計就計嚴加曉諭將僧格桑之罪在不赦實由於膽敢抗拒大兵非擒獲逆酋斷不了事至其父澤旺並所屬番衆原俱無罪如將僧

格桑獻出亦可寛宥並將番地情形大兵力量一一明示大槪使索諾木見之或者心知畏懼兾免波及之罪而小金川頭人番衆亦未必不同見此諭使其知罪在逆酋一人必至心生携貳且番性多疑兩金川原非素好索諾木雖未必即能遵諭將僧格桑擒獻而將來事急變生亦難逆料在僧格桑先不能不因此為自防之計彼此猜疑亦屬情勢所必有至金川帮兵一節前奉

諭旨令明白撽諭索諾木業於桂林處繕撽遣員前往今
索諾木既投稟往來是明係帮兵而欲掩其迹若
直為揭破反恐堅其助惡之心然竟佯為不知不
但與桂林處撽諭不符轉使索諾木隱為得計不
足以慌奸魄而杜狡謀故臣等酌量以半疑半信
之詞暫為覊縻使索諾木知帮兵之事內地業有
見聞撤退之後其事尚可掩飾若始終助逆則移
兵申討顯有不能歇手之勢如此撽諭於現在攻

勦情形不為無益奏入

上諭曰所辦又姑息令賊輕視矣

臣等謹案賊酋之兩呈番稟將藉窮蹙之詞以為嘗試之計一經

皇上嚴切指示覺諸臣之紆迴籌策實不足以褫狂魄而壯國威故於前次即降

旨詢問而此又以姑息懲之益軍旅之事非明無以燭幾非健無以致決厥後膚功克奏永靖邉圉皆

由衷自

宸衷為一勞永逸計誠

智勇之獨授也

同日溫福阿桂又奏言臣等查金川敢於帮兵助

惡將來即肯獻兇未必即肯退地勢須移師申討

雖以中止臣溫福自奉

命領兵進勦惟期迅速蕆事實不敢多請調兵致滋煩

費及從巴朗拉深入賊境目覩情形始知賊人碉

卡所據必在要隘地方非左右分路夾擊或覓道
繞行難以攻進兩分兵行走之處皆係複嶺連山
動至數十里賊番又慣於乘間偷刼營盤抄截後
路是以分防併勦必須多兵方得實濟今奉
諭旨預備八旗勁旅二千名前來備用臣等思滿兵純
樸果敢之氣何啻十倍於綠營即騎射亦最為得
力惟是京兵行動聲勢甚大不但啓程時所需賞
項已不下八九萬兩即沿途應得分例車馬等項

亦數倍於綠營在
國家為邉疆重務多費原所不惜况一切皆動支帑項絲毫不累閭閻但現在西南兩路隨營長夫及内外臺站運送兵糧軍器之夫為數約已數萬此等人夫皆須給以口糧工價查京兵應支鹽菜口糧因有跟役既加倍於綠營且綠營兵十名量給與夫四五人而京兵每一名已例給三夫用夫更為繁衆若比較所需多寡計滿兵二千可抵調綠

營兵一萬至番境並無平原曠野地勢所限即官員亦皆步戰每遇打仗推碉全用鎗礮騎射之利竟無可施綠營兵内如貴州甘肅各省多係山路兵丁步行上下是其所習雖勇敢可恃萬不能及滿兵而以地方情形及臨時行走分地防勦而論則調撥綠營所費較少而得兵轉多於事似為有益再查桂林處前經奏請於新募兵六千之外再調各省兵八千名是南路之必須多兵亦可槪見

臣等愚昧之見悉心籌議仰懇
聖恩將來接辦金川請於陝西甘肅貴州三省再酌調
兵數千名如各該省調用稍覺過多則山西尚不
為遠亦可酌量調用仍祈預
勅下各該省先行備辦俟臨時檄調飛速起程奏入
上諭曰已諭陝甘預備三千兵矣貴州復調兵三千想
已足用山西遠而無用不可行也
臣等謹按各省綠營恇怯居多即如黔兵頗稱

勇往究難必有衆志成城之固惟滿洲勁旅義勇並摯非獨推堅陟險所向無前而殺敵致果之忱更足以為綠營表率是以

皇上諄諭至再至三務在選派勁兵蕪檎兩暨夫豈不知需用稍多但以添京兵而軍事早竣與因循而多稽時日其省費更不可同日而語乃溫福沾沾計較於賞需之多寡及夫役之增加僅為目前將就之計臣阿桂亦見不及此落至木果

木風鶴訛驚遂成挫失而大功之克蒇終賴後
調之滿兵畨
聖明籌畫炳燭幾先雖事在日後而斷無絲毫或爽者
是所謂坐照如神也
上又諭軍機大臣曰前因川省進勦小金川節經降旨
派發陝甘兵丁六千名前赴軍營聽候調遣已據奏
報陸續到營現在兩路深入進逼賊巢自可剋期奏
捷今據溫福等奏稱若將來辦及金川尚應酌添兵

力昨據桂林奏到已諭令貴州撫提等預派兵三千名聽候川省調發着傳諭文綬即於陝甘兩省緑營內再行選派勇鋭可用之兵三千名將應帶軍械火藥等項先為妥協俻辦並於兩省總兵內酌派可以帶兵之員預俻帶領一俟川省咨調時即令迅速起行遄程赴川聽用將此并諭温福桂林知之

同日温福奏言本月十一日奉到

上諭五岱叅奏馬彪烏什哈達摺內並無温福阿桂之

名可見伊等不和着傳諭溫福等明白回奏竊思五
岱久在西北兩路熟於打仗而此次參贊大臣又
止伊一人臣若不與之和衷共濟非但於公事無
益即臣亦不得協助之人而五岱係烏拉齊中之
精敏者平素若稍見功即侈口誇張稍有不妥即
推諉屬下種種習氣在所不免又不熟漢語不識
漢字故每接見官員多有不滿人意之處臣接奉
漢字

諭旨凡關係軍務者俱交章京等譯出令其閱看無稍
隱諱致分彼此至五岱奏烏什哈達馬彪臣並
未列名一事臣因商議攻取資哩情形摺稿正在
繕寫之際五岱忽送參劾馬彪烏什哈達摺底令
臣閱看臣意以烏什哈達從前雖棄地方旋經奪
獲功罪尚可相抵至馬彪因所守地方緊要五岱
給兵一千二百名令其駐扎又何故忽令撤回情
節亦有可疑是以臣面向五岱言參人之事務須

明白方可具奏五岱即稱將軍若令停叅亦即可
停止臣復告以伊等俱係叅贊帶往之人打仗行
走情形自所深悉若有應叅之處自不可稍存姑
息若情節不至於叅亦不難於停止我既未經明
晰既不可冐昧列名而叅贊欲叅帶往之人我豈
可轉為勸解以邀衆譽故五岱自繕一摺加封拜
發臣於事後體訪情由或係五岱統兵前往尚未
得功反致副將色倫泰陣亡並傷損兵丁恐干罪

庚恩卸責於烏什哈達馬彪等俱未可定至五岱

如此作為蚤宜密

奏但此時參贊僅有一人而又事體重大正在需人

之際若不捨短取長而以小眚細故輙瀆陳於

聖主之前不獨有煩

聖慮且恐所屬官兵或以將軍參贊不和致生攜貳互

有觀望殊多關礙此臣未奏之實在情形也溫福

又奏言接到五岱奏臣不聽伊言致寒官兵之心

奉

旨令臣據實具奏臣與五岱辦理諸事未嘗不公同商酌遇有派兵攻勦賊地臣以叅贊係經歷之人如何發兵及侍衛章京內應派何人帶領俱俟其陳說大槩臣始酌量辦定有時嚴飭悮事官兵或講論軍務五岱在傍除唯諾外並無一言五岱究於何日何時告臣之處返而自問實在不能記憶今臣若因五岱有此一奏輒生嫌隙不惟有負

聖主重用之恩亦甚不知大體惟有恪遵
聖訓和衷辦理此外不敢多奏
阿桂又奏言查温福性本躁急今任征勦大事因
不能立即成功甚為憂憤是以督率之處言語過
嚴所有侍衛將弁等雖屬畏懼並未致寒軍士之
心其待五岱亦無藐視形跡五岱雖久歴戰陣但
不曉大體性好猜防然辦理公務尚無挾私悞公
之處若伊等果致貽悞公事臣阿桂係身受

重恩何敢隱忍不行陳奏至五岱忽參温福特因伊令烏什哈達佔據山梁既因兵少未能據守且陣亡之副將色倫泰又係伊帶往之人是以參烏什哈達不遵法令參馬彪不發兵接應即可與彼無涉又應单名參奏恐奉

旨查問所以為先發制人之地至五岱參烏什哈達馬彪時並未送臣會銜臣亦以為不應參奏故未列銜總之臣既未能迅速勦滅賊衆反致上厪

聖懐不勝惶恐奏入均報

聞

同日温福又奏言去歲十一月二十一日初次攻取巴朗拉四川緑旗兵丁先自驚亂五岱率兵在前非但不能禁約反將本隊大纛先撤退回臣等正將退回之兵嚴斥整頓而五岱倉皇來見自言石傷昏暈被人扶回等語旋有委署護軍祭領巴彦泰帶兵施放鳥鎗賊始退去次日反與巴彦泰

尋釁欲拔翎項以洩忿怒經臣等力阻而止又攻
取巴朗拉時五岱與總兵福昌帶兵屯駐左邊山
上夜間五岱隊內被賊衝突綠旗兵亂次日臣等
將不能約束兵丁官員查辦五岱心懷畏懼委咎
福昌福昌不服五岱辱詈福昌彼此憤爭無禮經
臣吒阻而出為衆匿笑又攻取巴朗拉時第一日
未能取勝五岱即欲中止撤兵臣以為貴州三千
兵新到正可資藉其力此時不取更復何待伊乃

懼而不敢多言於時臣等令馬彪揀選精兵數百帶往進攻十四日晚即上山頂摧破賊碉十五日早將賊全行擊敗五岱隨後上山又謂已功及攻得巴朗拉後臣等正在籌辦裹粮前進而五岱先欲見功不俟攜帶米粮星夜領兵進發所帶火藥沿途拋棄漫無紀律幸而據守日隆宗之賊先已潰敗未曾遇賊反於臣前妄報戰功又克復達木巴宗以後五岱帶兵登北山梁擇地分駐至今未

能攻取資哩對面山峯將及一月臣等遣員往詢但云攻克此處非一萬六千精兵不可囑臣奏請添兵又五岱前自成都來營並不知官兵支給向有成例沿途騷擾遇見驛馬肆行搶奪再此次滿洲官兵止有二百五岱自到軍營作為親隨者幾二十人侍衛章京內素所相識者多方護庇代為爭功此外概置勿論以上數欵臣謹一併附奏奏

入報

闕

平定兩金川方畧卷二十

未經

欽定地名

特雨爾擬改特克裕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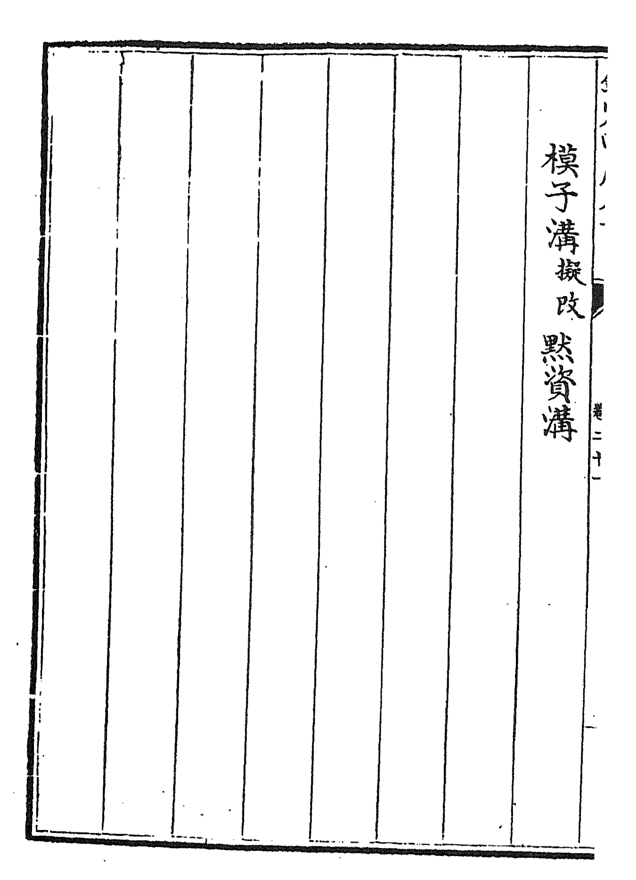
德爾迷擬改德爾蘇

甲舉山擬改嘉舉山

薩木多簪擬改薩瑪多堅

藏巴角擬改藏布覺

角洛喇嘛寺擬改覺拉喇嘛寺



模子溝擬改默資溝

平定兩金川方畧卷二十一

二月戊子

上諭軍機大臣曰温福奏五岱種種任意乖謬妄行著派御前大臣公豐昇額固倫額駙色布騰巴爾珠爾前往軍營將所降諭旨至温福處當面曉諭並訊問五岱此等情事如果屬實即革去叅贊大臣作為兵丁自備資斧効力

同日福隆安奏言臣遵

旨令派出章京等隨額駙色布騰巴爾珠爾及副都統富勒渾前往四川今除副護軍參領常興業隨色布騰巴爾珠爾前往外臣會同扎拉豐阿努三等于各營選出年壯得力之巴克青阿阿哈拉克花尚阿博郭勒岱岱三保進財保納薩拉穆哈那芬品托爾托保庫勒德穆克登保恭古斯楚巴錫綽勒齊喀碩多爾海巴達瑪達闊泰花連布等共十

九人此內護軍校齡長等皆有翎頂其拜唐阿前鋒護軍等皆無翎頂伊等至營帶領兵丁征勦似不足以壯觀瞻應請將拜唐阿前鋒護軍等皆戴空金頂藍翎伊等如果有奮勉之處將軍叅贊即可于應陞之缺奏請補用奏入報

聞

同日

上又諭軍機大臣曰色布騰巴爾珠爾係叅贊溫福係

將軍自應列名於温福之後伊等到軍營當遵朕訓諭一體和衷辦事不得挾分妄爭致悞軍務至豐昇額昨奏請在軍營效力朕諭以到彼十日察看情形即行回京再五岱搶奪驛馬於打仗時又先行退回假稱中石發暈甚屬不堪本應即行正法著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到軍營時嚴審務得確實情形定擬具奏如不得實供即加刑訊不可稍為姑息其五岱摺奏即封交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一併審訊

己丑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溫福奏五岱在軍營種種乖張若仍令其領兵斷然不可此旨到時阿桂即代五岱領兵將五岱換至溫福隊内在五岱之意以為難攻地方派其攻勦亦未可知今派阿桂統兵阿桂若能攻克其處五岱更有何說再溫福阿桂將接到索諾木呈稟及覆諭書稿一并呈覽閱其所諭索諾木言詞既不嚴厲而竟汲索諾木之書實為錯謬索諾木果

不助兵遣人來營呈稟尚可收接今將稟拴于木上全無恭順情形此即係輕視將軍不惟不應接收即呈稟之人亦應拘留究辦今轉遣人收取是何意見豈不為賊所輕耶前温福等奏五岱遣人取僧格桑稟詞一事朕以温福等並不查核辦理甚為非是今復收索諾木之稟更屬錯謬著傳旨申飭

壬辰

上諭軍機大臣曰温福等自二月十八日奏到攻勦情

形後距今十日尚未見續奏曽否攻克賊人既恃地窖為藏身之固鎗礮平擊難以施功若於偪近賊寨對面或立木架或築石臺高出賊寨架礮自上臨擊必可直透地穴賊衆復安能潛匿此亦因勢制宜之道勝於坐守需時況壘築碉卡乃番人長技現在隨營之鄂克什巴旺布拉克底明正等各土練皆所優為而石塊又山中自有無須搬運築臺更非難事若係初至其地尚可云迫於時日今自去歲臘底即圍

資哩計期約計兩月設法籌辦何事不可為乃仍坐守無策聽賊衆之穴處抗拒實為非計温福等亦曾見及此否果何所憚而不為抑專恃分兵掩擊轉置垂破之碉根於不問耶著傳諭温福等相機妥辦設竟萬難措手即當集兵嚴圍攻擊勿懈賊衆疲於支拒斷不能復事耕作久之糧食匱乏必將自潰即持以半年數月官兵不過多費糧餉今又撥銀三百萬兩辦川備軍需之用供給無慮不敷而賊衆困守穴

中漸致饑餒勢必不能久據是攻隘破碉搗其巢窟
即稍需時日亦非難辦之事第恐賊酋竄入金川便
難中輟現在攻勦情形若何迅即據實具奏
癸巳桂林奏言竊臣督率侍衛將領分頭上緊奮
攻賊番藏匿不出據住險要以為死守之計臣查
東山梁形勢陡險賊番見我兵攻擊甚急復於夜
間暗伐大木將上山路口塞斷內外俱設有卡隘
據高臨下放鎗滾石拒守更堅而壘壟溝山徑偪

仄止容一人行走該番守住要口勢難攀越前提

臣汪騰龍所帶陜兵二千名陸續將次到齊合之

黔省之兵聲勢壯盛現在沿山屯駐悉力合攻祇

在爭此路口便可鼓勇直前而賊番據險憑高潛

藏固守並不明為對敵在事官兵無不共深憤恨

臣現與汪騰龍并侍衛將備等晝夜更番攻打俾

賊番應接不暇抵禦稍疎即可乘勢奮力攻擊痛

加殲戮以期迅速前進至臣前遣守備陳定國密

赴巴旺布拉克底地方與革布什咱交界之處查探金川動靜並密察革布什咱番情該弁起身時曾飭其如有可乘之機即將一切道路情形細加察訪查續調甘涼兵一千名現抵打箭爐若俟來赴軍營再行遣回未免徒滋往返因密飭將備即於附近打箭爐等處暫行存扎託防守後路為名以便臨時調遣其後路所駐新舊官兵將來即須抽調已派委勇幹將備先行前往勒加操練聽候

調撥至將來作何取路進攻分頭策應並裹帶乾糧及一切軍營應辦事宜臣現與宋元俊悉心商酌不敢稍事聲張務期先事備齊免致臨期遲悞

奏入報

聞

同日温福阿桂奏言臣等攻圍資哩已歷四十餘日雖此寨以東大小碉卡俱經攻克寨內碉樓亦摧燬殆盡而賊匪是以碉根石牆堅厚口糧未缺

日間又於地窖藏匿以致未能剋日攻破臣等晝

夜憤懣愧奮交集茲奉

諭旨令覓道繞至木闌壩直出資哩之後兩面夾擊查

過資哩而西有阿喀木雅寨由阿喀木雅寨而西

即木闌壩從木闌壩過去即鄂克什舊寨臣等從

前原擬分兵繞過資哩議令五岱帶兵三千五百

名由色布色爾繞路進攻直抵鄂克什舊寨嗣因

五岱未能遄進仍在對面北山梁攻打山巖突起

之大石卡臣等即令移設大礮對準合同推擊若克此卡則以下沿坡小石卡及山根大石卡均可沖壓直下而資哩自不能支守其資哩對河南山名特克裕爾官兵現據山梁下至河邊已繞圍資哩西南兩面惟有河岸沿山之路夜間尚不能截斷查特克裕爾山之外又有高山名得爾蘇從此山梁順山即係阿喀木雅臣等前以資哩即能速破而阿喀木雅仍係必由之路堅碉林立不免稍

有阻滯是以於正月二十五日派章京德保藍翎侍衛三達爾都司富敏泰等帶兵繞至得爾蘇山後乘夜佔住山梁往下攻得碉卡三座捉生二名殺賊亦多及攻至第四大石卡係在山凹特起之處我兵必須下至深溝再行仰面攻取路皆懸崖峭壁險仄異常人力難施是以尚未得手查自正月二十五日以後賊番惟恐得爾蘇山梁一失即截斷資哩之路併力死拒來賊愈多幾及二千餘

人日夜接仗統計半月内殺傷賊衆有二三百名
而藍翎侍衛三達爾陣亡都司富敏泰得傷其餘
弁兵内亦有受傷陣亡之人臣等思此山峯賊既
以死抵拒驟難越過因將德保等原帶之兵仍令
在特克裕爾山梁駐扎相機别圖進取其木闌壩
山梁又在得爾蘇之外得爾蘇之賊卡未即勦破
無路可以越過進攻再查底木達係逆酋之父澤
旺所居從前臣等所擬曾頭溝一路之兵原欲直

搗其地嗣三雜谷不能挑派土兵所調固原兵一千名不足以資進剿因此中止今以各處山梁路逕及官兵情形而論凡有險要處所賊人無不設立碉卡死守若分兵覓道而進非四五千名不能得利且多積雪未消陡險難行之處而臣等所有官兵北山五岱先後帶去四千數百名南山各鎮將帶去三千數百名中路攻打資哩之兵不過二千名實不敷再行分撥現在資哩碉寨殘毀十已

八九其碉根厚石牆因前次所鑄礮位子輕力薄不能摧破今已趕鑄重三千餘觔大礮轟擊自可倍為得力再官兵攻圍日久雖不免稍有疲之然其中勇往之人正因久駐未能見功皆思奮勉已屢有告求撲寨者臣等察看機宜俟新礮摧擊石牆殘毁處可以衝進即挑選勇鋭官兵數百名直前攻取仍先知會五岱及南山帶兵之牛天畀等令其乘勢相機冲壓夾擊一面截殺寨内逃竄之

賊一面即分兵進攻阿喀木雅總之資哩一得則
南北兩山之賊自必潰逃彼時當相度賊人退守
之地整旅前驅如可覓繞別路分兵前進以期迅
擣賊巢再本月十四日叅贊五岱處撥兵攻取北
山巖大石卡之際有南山阿喀木雅賊衆二百餘
人意欲前往北山接應經圍守南山之侍衛阿爾
蘇訥叅將成德帶兵截殺賊番不敢前進即行敗
退所有臣等欽奉

上諭及現在攻剿情形謹具摺奏覆其近日脫出明正番民一名鄂克什番民一名并小金川投誠番子一名除照前交給各土司收領並酌量賞給出力瓦寺外另繕供單進
呈
溫福阿桂又奏言竊臣等於接准
廷寄發回臣等前此所進資哩地圖內有軍機處粘簽四處皆奉

硃批標記又奉
旨圖内所貼是否與地勢確合著寄交温福令其核
明添繪進呈臣等當即詳細核對將斯底葉安以西
另繪一圖粘簽聲說並將近日攻圍資哩南北兩
山情形逐一註明恭呈
御覽均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温福等奏圍勦資哩賊寨派往北山
兵四千數百名派往南山兵三千數百名現在中路

攻打資哩之兵不過二千名等語是溫福一路之兵尚覺太少今早據桂林奏攻勦墨壟溝一帶山徑偪仄止容一人行走賊番守住要口我兵勢難攀越又據脫出之鄂克什番人供亦有南路山徑險窄官兵進不來小金川因把南路金川幫助的兵撤到這邊來之語是桂林一路賊番明恃有險可憑無須多賊防守則桂林統兵雖多亦難並進而資哩一帶賊既悉眾力拒必係其地可攻之隙尚多若能分派兵練

各處夾攻自可相機勦破但必須多集兵衆方足以供調遣今溫福軍營止存兵二千尚不敷用已傳諭圖思德等即將預備之貴州兵三千名速令總兵李煦帶領起程赴川其行程雖迅亦須月餘而桂林處續派之甘凉兵一千名已抵打箭爐附近存扎聽候收取革布什咱之用此時亦係閒住且桂林現有之兵已不為少莫若即將此一千兵令其遄赴資哩軍營應用較為迅速著汪騰龍即派堪以帶兵之副參

一員帶領迅赴資哩汪騰龍仍在桂林處協同進勦以便宋元俊往取革布什咱現據桂林奏後路所駐新舊官兵已令勤加操練聽候調撥等語宋元俊即可於此項兵丁內選派千餘帶往革布什咱亦屬近便又溫福奏底木達係澤旺所居從前原擬從曾頭溝一路直擣其地嗣因三雜谷不能挑派土兵而固原兵一千名尚不足資進勦因而中止今既添派貴州兵三千名若先攻底木達擒獲澤旺再赴資哩一

帶軍營亦為兩得如事屬可行必需諳習帶兵大員
方為有益今阿桂現在北山梁換五岱回營計貴州
兵調到時色布騰巴爾珠爾早至軍營即可往換阿
桂前赴底木達統兵進勦

同日

上又諭軍機大臣曰昨經降旨令阿桂前往五岱軍營
代其帶兵行走阿桂務須帶領官兵盡心攻擊北山
碉卡以圖迅破資哩又閱看温福等所進攻圍資哩

圖形我兵已將資哩寨落逼近圍住想不久即能攻破但現在五岱用砲力轟之山巖大石卡看來設礮地方與大卡相對伊等所貼簽云此座大卡甚為險要官兵雖已佔據山上攻此卡時仍必先下而後上攻如得大卡再向下攻則資哩即難存立等語該處情形朕雖未能深悉第據此圖形勢而計朕意與其下山之後再上攻擊莫若派兵由西首旁邊山梁直下至資哩寨尾即可截其後路若以為遠而紆曲即

自設礮之地直下山根如無陡險亦可至資哩寨尾如此則攻取資哩似為更易雖下壓時沿途亦有碉卡然向下攻取尚不至于費力故于伊等所攻山巖突起大石卡處畫以硃筆此圖仍著發回溫福等視朕所畫之處或由山梁進攻或直下山攻取惟相度地方情形一面辦理一面奏聞

同日溫福又奏言副都統莽堪察前因鎗傷曾令回卧龍關調養今鎗傷復發業經身故奏入

上諭內閣曰溫福奏副都統希堪察傷發身故希堪察打仗奮勉殊堪軫惜著該部照陣亡例議䘏

三月庚子桂林奏言川省分路進勦小金川各路軍糧不容稍有缺悞查乾隆十二三年用兵金川案內所有軍糧係於官運之外招商以濟官運之不足是以源源不絕無匱乏之虞臣自接任以來留心體察因見米價平減民情踴躍至今數月之久俱係僱備民夫以資輓運第查川省幅幀廣闊

各州縣遠近不同現今三路分兵所用民夫不下數萬復經調到黔陝官兵數千名各站民夫均須添運但此係各州縣均匀派撥一時難以調齊且時屆春耕未免有妨力作況三路糧臺自十餘站至二三十站不等背夫日給口糧勢須逐站支發是每石遞至軍營所耗已屬不少至商運腳價雖比官運加增但商運並無口糧較之官運每日支給者通融合筭所費亦屬無多現已派定民夫按

站運送若再加以商運則民力愈紓既無妨於農務兵糧益裕更有利於軍營實於兵民兩有裨益前經軍需局司道援例具詳臣復詳加體察並劄商大學士溫福提督阿桂散秩大臣阿爾泰意見相同今已飭司招募殷商上緊趕運仍令查照十二三年商運價值核之近日情形撙節妥辦不得拘泥成例惟期核實報銷奏入報

聞

同日桂林又奏言臣於本月初五日遣守備陳定國潛赴巴旺布拉克底地方窺探金川動静並偵探番情如有可乘之機即將道路情形一併查覆兹陳定國于二十一日回營據稱先到巴旺復至布拉克底據該土舍等稱我與金川雖屬婣親因屢次隨

天朝打仗懐恨已深惟望一體勦除以免後患察其情詞懇切實非虛假守備隨與該處頭人等託名貿

易同赴革布什咱交界地方詳細查訪該處番民畏懼金川強悍已經投順者固多而觀望其間欲圖報復者亦復不少各處要隘多係金川與革布什咱番民相襍防守前金川調撥番衆分赴西南兩路暗助小金川意謂我兵不暇兼辦現今該處防範未為周密若出其不意迅發大兵自能得手等語臣思金川佔奪革布什咱地方復敢添兵助逆隱肆鴟張似此狂悖不法自應加兵申討今既

有機會可乘宜籌畫萬全以為出奇制勝之計隨
與宋元俊密商據稱革布什咱地方綿亘幾二百
里當擇其險要處所分兵五路合力進攻一路由
郭宗濟野宗攻取木巴拉博租一路由章谷渡河
夾攻木巴拉博租俾賊首前後受敵兩兵會集即
分兵先據默資溝阻截金川來路一面進取吉地
官寨搗其腹心一路由巴旺之高日山嘉舉山等
處分頭攻取薩瑪多堅藏布覺截斷木巴拉博租

會攻吉地一路由茂紐攻取沙沖一路由喀勒塔爾攻取黨哩以截覺拉喇嘛寺俾其不能救援庶可不攻自破仍與茂紐之兵會合一處直取丹東此我兵進取險要各路之情形也惟革布什咱之西北甲爾壟壩為金川毗連出入之所最關緊要我兵進攻之處皆在革布什咱東南其西北一帶不能遥為控制若不先為堵禦金川援兵一到又費周章查甲爾壟壩與綽斯甲布連界該土司本

與金川世仇連年搆隙自金川侵佔革布什咱以來其地横亘於中時相為難以致綽斯甲布更深憤恨前於正月初旬曾密遣頭人繞路至宋元俊處情願派兵出力今應仍遣陳定國潜赴綽斯甲布令其揀派土兵佔奪甲爾壟壩斷截金川來路第須路過覺拉喇嘛寺其地現有金川賊番把守不便經由應令從明正之木魯等處紆道前往俟到綽斯甲布後分撥停妥先令妥幹番人趕回送

信陳定國即帶領綽斯甲布土兵約定日期搶佔甲爾壟壩以扼其要等語臣查革布什咱為打箭爐口外藩籬現被金川佔據且竟敢帮兵黨惡逆跡顯然將來移師問罪恐未必即能獻兇退地今既查有可乘之機復有分進之路再四審度機宜自當攻其無備先為收復之舉臣隨令陳定國於本月二十二日速行潛往與該土司密訂會期俟一有回信即派官兵各路襲取官兵由東南進發

土兵於西路截攔四面合攻賊番勢必中潰一經
攻克革布什咱地方即與金川逼近該酋聞風破
膽自必退保巢穴則西南兩路之兵皆可乘機直
入其後路章谷茂紐東谷留駐之兵并可盡撤以
便併力前進並預期知會温福阿桂亦即統兵合
擊三路夾攻不難掃穴擒渠早為勦滅至臣前奏
請預備黔兵三四千以資應用如蒙
恩准酌量行文調取其五路帶兵之鎮將備弁現在窓

為籌定臨期飭知以防漏洩所有抽撥兵練臣約計陳定國回信將到之時客調赴各路附近地方以便同時並舉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前據桂林奏進攻東山梁壘龍溝情形此兩處俱地險而窄雖有多兵猝難施力而温福前此奏到資哩一帶山隘均可分路攻勦需兵甚為緊要現有之兵尚不敷調派因諭將續到打箭爐之陝甘兵一千名迅往温福處聽用並傳諭貴州撫督

等將揀派預備之三千兵即行起程亦速赴西路軍營備用今桂林奏現擬襲勦革布什咱既可控制金川兼可肅清我兵後路似亦一策但仍需五路分進兵數似不能太少而陳定國往綽斯甲布訂期會攻往返不過二十餘日為期甚速是打箭爐所駐之陜甘兵一千又不便調往西路仍須留與宋元俊帶領應用至桂林奏臨時或尚須添兵策應再行酌調黔兵等語黔兵昨已調赴溫福軍營桂林若必須添兵

即與温福飛札相商於前項兵内酌撥千餘往南路備用但如此則温福處兵數仍恐不敷昨已有旨令文綬預選陜甘兵三千名聽調若果需兵温福即可星速行知該督先調一二千名應用所有調兵事宜著傳諭温福桂林迅速札商通融妥辦毋得稍存畛域又桂林奏請招商協運軍糧亦屬權宜之計但所稱官運與商運並行民力愈紓且無妨於農務等語則不可解番地跬步皆山軍糧難以騾馬馱裝即商

運亦不能不需人背負何獨於民力有益或因官運
有一定脚價商運估值較增小民得以多佔微利因
覺寬紓果有此情形自當據實奏聞不應隱躡其詞
且招商亦不過令其承辦至運脚仍須取給於官是
官運商運名雖異而實同且以官加之價而令商居
其名殊覺非體川省並無殷商恐其中轉不無藉以
牟利何如官為明增價值俾小民知恩出自上踴躍
樂從乎著桂林即速據實覆奏

平定兩金川方畧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平定兩金川方畧卷二十三

員外郎臣顧宗泰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平定兩金川方畧卷十二

三月壬寅温福阿桂奏言查巴朗拉一帶糧運軍臺係大兵後路最為緊要但番地山箐叢雜金川賊匪間道越險是其常技官兵深入自不可不嚴加防範臣等前已酌留官兵每處防守但未派有大員董率恐將弁等日久疎懈是以酌派重慶鎮總兵和邦額前往領兵駐劄嗣據和邦額稟稱達

木巴宗地方南北兩山均通賊境巴朗拉北山有通德爾密小路至巴朗拉之西達木巴宗之東曰隆宗一處北通畢旺拉南通德爾密其木耳宗亦通別斯滿一路均屬要隘現于巴朗拉以內如向陽坪鄧仍山山神溝卧龍關各駐兵二百數十名其達木巴宗為兵糧總滙駐兵三百名曰隆宗各路可通駐兵二百六十餘名木爾占巴朗拉二處各駐兵五十名其中尚有松林口一站亦酌駐兵

二十名均派將弁帶領日夜廵防該鎮自駐日隆

宗往来廵察臣等仍嚴飭其加謹隄防後路自可

不致疎虞其西路運送糧米鉛藥等項均用人夫

背負從前原派松茂道查禮總理督催今欽奉

諭旨復令該道專司其事而又有和邦額往来稽察足

敷料理至和邦額原辦火藥鉛丸軍械一切収發

各事董天弼尚所優為業已令其接辦奏入報

聞

同日温福阿桂又奏言臣等久圍資哩日夜督攻未能速破所有北面山梁五處現仍攻擊山巖突起之大石卡其南山官兵佔據特克裕爾山梁者直下河邉已繞過資哩西南兩面而猶不能斷其河北沿山之路查特克裕爾山之外從得爾蕪山根下至阿喀木雅前經酌派官兵往據山頂攻得碉卡因第四石卡在山凹突起之處聚賊甚多屢次攻擊未能即克是以令官兵仍在特克裕爾山

駐扎相機另圖進取昨奉

諭旨以阿喀木雅為南北兩山要路得此即可勦殺資

哩賊衆進攻美諾臣等再四籌酌阿喀木雅自應速

取而得爾蘇山凹突起賊卡急切不能攻破自當

覔道遶過方能得利探得從特克裕爾山旁下溝

有小徑尚可攀援通至得爾蘇其半山有窓箐一

帶因派兵四百名令總兵牛天畀侍衛烏什哈達

等帶領於二月二十二日乘夜前往箐林深處埋

伏又派兵二百名在箐林之外接應又分兵二百名往上堵截賊卡接應之兵並令牛天畀等酌量先撥兵數十名誘出阿喀木雅寨内賊衆是夜山上賊人果見我兵人少出寨迎敵我兵隨即走回賊人尾隨而来一入箐林伏兵從旁殺出直壓而下殺賊數十名餘俱竄入山下碉寨放鎗拒守其山巖石卡賊衆望見官兵打仗自上救援分派堵截之兵即在山坡迎敵亦殺賊二三十名賊旋敗

回入卡值天黑夜雨官兵暫行撤回臣等恩資哩
寨碉卡已均摧毀賊人所恃惟在碉根石墻堅厚
臣等每晚令礮内裝放鉛子竟夜轟打使賊人不
得乘間修補日来見石墻坍塌甚多似有可以衝
越之勢侍衛官兵等亦因久攻未克憤奮願往因
於二月二十五日晚派兵六百名乘夜潛進又北
山根有大石卡二座各派兵四百名分路攻奪使
賊不能相救又令南山帶兵之叅將成德等沿山

逩河埋伏截殺阿喀木雅一帶前來接應賊番又知會北山五岱處令其聞聲同時冲壓二十六日天色將明官兵各隊並進而賊番先於寨外放鎗一見官兵衝到隨即奔回官兵追殺數人將至賊寨之外因有深溝不能迅越並有叢棘亂石横豎塞斷賊番總于寨内放鎗拒守其北山根兩大石卡俱與碉寨及北山坡各卡聲勢相聯賊又繞卡掘有深濠阻守其濠邊之賊亦被官兵用鎗擊斃而

急攻不能越濠取卡其時資哩賽內及北山坡並
山根石卡內賊衆滚石放鎗官兵奮力相持直至
巳刻 臣等恐多損官兵傳令暫撤其成德埋伏之
兵相距 臣等稍遠當官兵進攻賊寨之時聞南山
下施放排鎗甚緊隨據探稱成德等帶兵相度賊
番来路藏伏山溝果見阿喀木雅之賊三百餘人
前来救援賊番惟防南山官兵冲擊不知山溝有
兵突出奮力勦殺殺死四五十名餘賊奔回舊路

統計自二月二十二日南山打仗及此次二十六日打仗殺賊頗多而官兵内三等侍衛哈爾九陣亡緑營弁兵内亦有陣亡得傷者俱令確查另行造册送部再查河北山根上中下共有三路其坡上儘北之路賊人雖有石卡防護但逼近北山官兵不能行走其沿河儘南一路因逼近參將成德之兵賊亦難以往来惟中一路離河南官兵較遠未能截斷臣等前已令成德等每夜添撥弁兵過

河巡邏遇有賊番偷越即行擒殺務使其與賨哩寨內信息不通自易於潰破所有近日奪出鄂克什番民德日嘉爾勒等謹繕供單恭呈

御覽

同日溫福阿桂又奏言二月二十二日據參將成德報稱有番人在卡外呌稱係金川投稟置稟地上而去經卡兵拾取前來臣等即令通事譯出摭稱仍舊混請說和又稱從前大人替小金川剖斷

禾經令其賭咒以致酋悔等情實屬頑詐可惡惟帮兵一節不敢承認臣等詳加體察金川敢於帮兵助惡藉詞諱飾似猶有畏懼之心而暗為助惡其罪實無可貸臣等昨經桂林處抄寄摺稿知現已乘其不備分兵進取革布什咱此時索諾木已無可羈縻更不值給與回諭臣等現在惟有盡力攻圍無論金川小金川之人見即勦戮以舒憤懣

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温福等奏攻資哩情形一摺雖數日間頗有斬獲而資哩賊寨尚未攻破恐致師老而疲前已屢次傳諭令與賊碉對面或結木寨或砌石臺架礮於上俯臨賊碉轟擊賊番雖匿處地穴而我礮力自上擊下易於直透穴内之賊必不能當勢將驚潰自屬最善之策不知温福接奉前諭曾籌辦及此否又據脫出之鄂克什番民供稱聞僧格桑欲往布朗郭宗與澤旺商量並金川遣大頭人丹巴沃咱爾

到美諾後亦欲前往等語逆酋欲同金川頭人往其父處自必商同由彼逃入金川而索諾木又公然助兵黨惡將来問罪之舉恐難中止自當厚集兵力兩路夾攻一併掃蕩賊巢以靖邉徼昨已諭貴州廵撫提督預派之三千兵遄程赴川並諭温福等酌量兩路分派其文綬預備之陜甘兵五千亦令温福量為調取若核計需兵尚多即一面飛咨全調總期於事有益至現在攻圍資哩兵數尚少自未便銳意深入

若各省後調之兵到齊則兵力更足而色布騰巴爾珠爾又帶同熟習領兵之侍衛章京等前往軍營聲勢壯盛將士亦必倍加厲勇如彼時業已攻破資哩正須為擣穴擒渠之計若賊仍堅守抗拒則當派兵分路勦擊使其疲於支拒且賊番既潛匿地穴正可選集精銳乘其不覺衝過賊碉而大兵復在後為之聲援賊衆自皆喪膽若賊番從碉内逸出即用鳥鎗盡殲其衆我兵且行且擊亦屬便利再據脫出之番

人供稱聞小金川言現在官兵兩路夾攻一兩月內尚可支持日久不能抵禦是賊現雖捨死拒守其糧食已不能久供又無暇兼務耕作食盡之後難以復支我兵即專務攻圍賊尚不能持久何況添兵分進勦擊不懈乎温福等惟當相機妥辦尅期集事至襲取革布什咱一事既可掣金川助兵之勢並可絶索諾木箕倖之心自為兩得且綽斯甲布土司遣人向温福處投稟欲乘間發兵奪回金川所佔之木魯宗

而桂林差陳定國前往綽斯甲布亦有訂期同取革布哈咱之語雖綽斯甲布既與金川相讐又何以復締婣親其情偽反覆固難盡信但番人惟利是圖今見官兵臨近思欲藉我聲勢以濟其私自屬情事所有此亦一可乘之機桂林惟當與宋元俊熟籌妥協辦理

癸卯

上諭軍機大臣曰昨溫福奏脫出之鄂克什番人供詞

内有聞僧格桑欲往布朗郭宗與其父澤旺相商自係商同由彼處竄入金川但逆酋情性狡詐或見我兵分路攻勦聲勢甚盛知其罪難倖免又未肯棄地竟逃欲伊父代為懇求希圖寛宥亦未可知否則藉伊父乞憐為名籲援我兵進討而賊酋在布朗郭宗底木達等處抄出曾頭溝巴朗拉一帶絶我後路餉道不可不慮看来總不出此三者若賊酋逃往金川而索諾木又不獻究退地即遵前旨統集兵衆將金

川一併勦平或澤旺親詣軍門悔罪求原亦不必稍存姑息如能將計就計擒獲澤旺所謂兵不厭詐自為最妥即或無懈可乘斷不可因此稍緩進攻墮其狡計逆酋惡同狡獪久已拘禁其父豈復知有顧戀昨閱番人供詞并有金川頭人丹巴沃咱爾亦同前往之語恐其別有所圖或截我後路皆未可定設未能妥協預防成何事體温福等務當及早留心設法防範使賊人技無所施方為妥善再向来稱金川土

酋係索諾木昨所譯出之語則稱應襲土司索諾奔們似不止一人今所譯清文則係羅卜奔及扎勒達克並我等二人之語是又明有兩人殊不可解着温福隨便查明金川土酋究竟是一是二因何連名並稱之故一併覆奏

乙巳温福奏言臣接奉

上諭以僧格桑差人投遞番稟並不將遞稟之人即行拿訊臣跪誦之下實深惶悚伏查二月初六日據五

岱遣副護軍校富爾賽持送小金川番禀臣即詢以賊人如何投遞據富爾賽稱小金川遣人在卡子外屢次吽求說話卡兵回明參贊令屯練前往詢問賊番將來禀放置隔溝而去屯練始過溝取回等語臣因所問情節尚未詳晰又傳五岱所遣接取番禀之土外委那木喀塔爾及同往之土把總阿桑逐一詢問據阿桑那木喀塔爾同供把總等在大山梁上每日派兵下小山梁把守照料取

水之人二月初間小金川賊番在對面山梁上吽喚把總等告知參贊派土外委那木喀塔爾隅溝查問據番人言明日有頭人来遞稟帖求官兵營盤内亦派一人前往那木喀塔爾又即禀知參贊諭令如果明日有頭人送稟汝不必言是大人所差只言是看守水卡兵丁記明賊番所言即取来稟送閲第二日午後小金川頭人阿塔爾帶領多人在對面山梁上吽喚說話那木喀塔爾令其送

來該頭人疑懼不肯把總等亦未過去阿塔爾遂
在溝岸取稟帖夾於樹枝中間插地而去那木喀
塔爾始過去取回等語臣
思小金川逆酋敢於抗
拒大兵斷無貸死之理今既遣人投稟又不肯到
營呈遞惟從卡外叫喚其輕慢無禮尤為可惡以
事理而論原應令卡兵聞聲見影放鎗擊打非但
不值給與回諭并不應取稟閱看惟是大兵進勦
但惟辦理合宜使逆酋速就擒戮既據投有文稟

雖斷不可稍有遷就見輕於賊而藉此以體察賊情亦或於籌辦機宜不為無益但五岱只差送番稟未將投稟賊番一同拏送臣亦未經劄詢附叅實屬愚昧臣惟自愧無能致逆酋久稽擒戮實不敢稍存茍且完事之見謹遵

旨明白回奏奏入報

聞

同日温福阿桂又奏言臣等接奉

諭旨令用木架佔據高處放礮下擊賊碉使其無能藏

匿茲查得資哩碉寨在兩山之間近逼河沿臣等將

大礮向西安放轟打墻寨又設礮於左右山麓向

下轟擊其向西所放之礮高與寨墻相等而兩山

麓所設之礮較寨高逾數丈比之安設木架下打

尤為得勢詢問俘獲賊番皆云寨外盡刨深穴其

面橫以巨木木上又填以土土上用石鋪蓋數層

傍設洞穴以為出入賊番日則藏匿穴中夜則偷

出修葺凡有日間轟損之處俱係夜間補綴若見我軍有攻寨形勢其藏匿穴中之賊皆出而潛伏墻根由墻孔中放鎗抵拒臣等恐至多損官兵不得不暫為撤退故雖數次進攻未能克取此時臣等夜間更番施放大礮不令賊人稍得修築之暇庶幾坍塌處多易於攻取再我軍佔南山者由山梁排列至山麓寨之西南兩面盡皆圍守已截斷賊番來援之路且接築數卡已至北山下相近河

沿之處惟北山高峻坡上共有三路其中間一路
賊番或因巖穴洞或築卡相連占得地利一時尚
不能斷其來路今五岱令章京巴彥泰帶兵自上
而下築卡以斷其中路若此三路皆斷資哩寨落
之賊必不能存再兩路山形高大其間峰嶺層次
接連過一澗又有一澗其澗皆谽谺陡削樹木極
為蘙雜若不據其要害賊從幽僻小路偷過我軍
之後佔據高阜反致為其所擾今北山五岱官兵

既攻擊資哩北面山巖突起之大卞馬彪與各侍衛章京分領二三百兵至千餘名各據要害迤邐共有四五十里其南山牛天畀與各侍衛章京領兵由山梁下至山麓各據要處亦迤邐排列共有三四十名至臣等中路圍寨之兵晝夜施放鳥鎗轟擊碉寨或誘賊出擊或埋伏捉生稍有機宜即便力戰但每日止能殺賊數名不能多為剿戮此時非獨臣等坐守兩月之久甚為悒欝即官兵咸

深憤恨求請舍命奪寨者甚多臣等將節次所降

不可撲碉

恩旨明切曉諭官兵雖不敢遽行前往亦斷不致或生

怠惰臣等將奮勉官兵內應陞者陞用應賞者奬

賞間有退縮亦重治數人以示烱戒惟視機有可

乘即時進兵攻取以期前進奏入報

聞

同日温福阿桂又奏言臣等接奉

諭旨北山既有五岱南山亦當遣一滿洲大臣同牛天
畀帶兵何以不遣常保住前往臣等謹查常保住因
前在雲南攻勦緬匪鎗傷右腹鉛子至今未出又
因不服水土時有溏泄之疾較前畧為薄弱昨至
四川即同董天弼由蒲松岡進兵至達木巴宗會
合現在統領成都滿兵攻圍北山賊寨該員雖力
圖奮勉臣等見其有疾另派巴圖魯章京德保協
同管理再帶兵之人務須經練者方為有益今資

哩南山雖遣牛天畀同綠營將偕前往而凡帶兵分守攻圍險要之處已另派巴圖魯章京額爾塞瑚尼爾圖侍衛額爾特章嘉布納亨保一同督率官弁奮力攻勦至北山隨參贊大臣五岱者總兵馬彪副將富紳并各漢員外又兼以

乾清門侍衛彰靄巴圖魯侍衛額森特巴三泰巴圖魯章京福音保章京佛進泰巴彥泰各員其督兵攻圍賊寨者派有

乾清門巴圖魯侍衛賡音素巴圖魯侍衛喬蘇爾阿爾蘇納侍衛哈薩爾圖章京德保丕弖保各員其督率放礮者派有侍衛明仁新達蘇巴圖魯章京官達色章京愛崇阿各員隨臣等中路擊賊者除總兵舒明阿張大經外派有巴圖魯侍衛海禄烏什哈達佛倫泰侍衛伊爾庫各員所有分撥領兵之處合併聲明奏入報

聞

同日溫福阿桂又奏言二月二十八日據守備袁
國璉報有金川沓人彤錫一名帶同伊妻阿滿投
至卡上隨將彤錫等轉送到營臣等詳加訊問據
稱係金川噶朗噶寨人前曾逃至丹壩到過成都
後經丹壩給還金川將彤錫安插在色布雜寨近
日金川差大頭人丹巴沃咱爾到小金川議事彤
錫隨後送糧彤錫因差使苦累難堪假稱腿痛令
伊妻代負口糧旋即一同逃出又稱僧格桑并丹

巴沃咱爾同在布朗郭宗澤旺處彤錫從布朗郭宗隨丹巴沃咱爾回至鄂克什舊寨聽聞丹巴沃咱爾言我等投禀已經數日今再俟一日如無回信我各自回去又稱僧格桑遣人向索諾木言我今無子所有小金川地方可與兄弟中選擇一人來此以便將來承管我攻鄂克什本為金川拓地若吞并各土司後即搶至維州橋亦復不難今官兵來勦若非助我多兵我惟將此地讓與官兵逃

入金川藏匿因此金川發兵来助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温福奏到金川投誠番人彤錫供情是僧格桑力不能支不惜獻地為餌聳動金川助兵索諾木實欲吞占各土司令其諸弟分布且有即打到維州橋亦不難之語竟思侵擾内地其情尤為可惡僧格桑之敢於跳梁不法實恃索諾木狼狽為奸不但僧格桑必當勦滅即索諾木亦不宜輕縱若仍稍事因循將来土司境壤必盡為金川蠶食尚復成

何事體現在惟當並力攻擊資哩各隘務須擒獲僧格桑並預為調度併辦金川事宜此時當先作將軍總督之意使索諾木知僧格桑抗拒天朝罪在不赦斷不容其漏網金川既自稱恭順土司則於僧格桑逃至時縛獻軍門便與金川無涉但索諾木既已黨惡必不肯竟獻兇渠若僧格桑逃往金川自當一面傳檄索諾木嚴切索取不必候其回信即一面分路統兵出其不意攻勦金川並擒索諾木似覺更為便

捷前已諭令圖思德等將貴州所派之三千兵即令起程令復傳諭文綬將陝甘預派之三千兵亦即遄程赴川溫福等可通盤籌畫何路需兵若干檄知各該省領兵鎮將令其遵照前往備用通計三省所調之兵前後已一萬七千合之川省所有兵練可得三萬餘人兵力不為不厚兩路分撥已足敷用是辦理金川亦非難事況番地遇氷雪時跋涉或不免稍艱今天氣日暖行走尤當省力惟在溫福等相機熟籌

實力妥辦以期迅速集事至現在攻圍資哩情形既探得北山之路分兵控扼則資哩自可計日攻破但攻得資哩後阿喀木雅等處賊酋自仍捨死守拒惟當設法力攻毋稍疎懈至彤錫供内所稱金川帮助之兵盡從南北兩山梁壓下之語轉可無庸過慮賊酋屢次偷刼俱經官兵擊敗而回是官兵分駐之所足資防禦惟虞賊衆恃險深匿我兵或勇無所施若其敢與官兵對仗正可乘勢勦殺無遺方當引之使

出吏易得手耳豐昇額昨派往軍營審事令其審結
後約住十日即行回京令辦理金川一事統兵大員
多多益善豐昇額向亦曾帶兵行走著授為參贊大
臣令溫福酌量分定各路一同進勦
臣等謹按兩酋狼狽為奸已在
聖明洞鑒如其索諾木惕我兵威歛兇退地原不必盡
數俘誅以示
天朝之廣大今擄番人彤錫供詞竟有打至維州橋之

語是兩酋即荐食各土司尚不足饜其欲且有覬覦近邊之志狂悖跳踉於斯為極設其後僧格桑竄匿其地姑以羈縻之説遽爾藏事則其鴟張肆逆勢不旋踵

聖人深慮佳兵之非祥更憂滋蔓之難翦苟非犁庭埽穴何以使邊圉永靖宵旰憂勞之心誠有出于萬不獲已者矣

丙午

上諭軍機大臣曰温福等奏將投誠之彤錫夫妻解往成都居住所辦尚為未善此等投誠之人詢係實情應即賞給職銜留於軍營量力差遣不應解往成都蓋番地係其所熟正可使嚮導而行且藉以招諭諸番亦為得力而其餘番衆見天朝施恩於投誠之人願降者必衆從前平定準夷回部皆如此鼓勵差遣今若解往成都非惟不能得力且使其餘番衆不知將彤錫如何處置及至畏懼不前於事甚為無益

溫福阿桂從前於西北兩路均經閱歷而此等事又為將軍參贊所應辦溫福等何以計不及此着將彤錫之妻留於成都善為養贍其彤錫賞給藍翎並銀五十兩即令仍往軍營候溫福等酌給行糧量力差遣嗣後如再有投誠之人俱着照此辦理至將來投誠人内如有大頭人即將賞去花翎藍翎酌量賞戴若以伊等俱係新投不可深信則派出可信之人帶以行走伊等復何能為或生有異心亦不難即行誅

戮也

平定兩金川方畧卷二十二

平定兩金川方畧卷二十三

三月丁未

上諭軍機大臣曰前年阿爾泰恐有奸人至内地探聽信息故禁絶番人進口朕思所辦原未妥協番民每歲下壩傭人藉以餬口幾視為常業若因征勦小金川禁止傭工致失謀生恒業實為非計朕意下壩一事似應仍循其舊且三雜谷與小金川番衆本自易

於辨别不虞混淆若小金川賊番果有托名混入内
地者原可隨時擒捕亦毋庸鰓鰓過慮阿爾泰從前
籌辦及此未免因噎廢食着温福桂林詢明阿爾泰
妥議具奏至就兩金川現在情形而論兩酋聯結甚
固實有不得不并辦之勢進兵路徑即宜預為籌畫
如丹壩噶拉依之外或尚有可以進兵者密為查明
並將金川四至通連之處詳晰繪圖呈覽

壬子桂林奏言竊查收復革布什咱巴遵

旨飭令宋元俊帶兵前往臣與鐵保汪騰龍率同侍衛將備等仍由噶爾金一路併力奮攻相機進取至往攻革布什咱地方必由約咱章谷一帶取道若將該處全行收復則不必復回原路即由革布什咱連界之布拉克底雪山等處直通達烏僧格宗所有臣等現在攻打之東山梁及墨爾多山嶺皆在繞截之内臣等統兵直前便可兩路會合昨已咨飭宋元俊於收復革布什咱之後妥為布置分兵

由間道抄出合力夾攻更為捷便奏入報

聞

同日桂林奏言臣查革布什咱地方雖據陳定國察探情形正在人心未固賊兵未備之時第恐日久變生究難深信該處番民既已有心内向若得乘機曉諭内外相通辦理更為捷便查有去夏投誠之革布什咱頭人旺勒丹及散番四十餘名數月以來頗見出力密喚詢問據稱革布什咱地方

伊之親戚甚多情願暗為招致但伊恐金川認識須遣心腹番民策㩦夜間潛往伊親戚嘉噶爾幇處暗通消息再行禀復臣隨於本月初二日潛令番民策㩦密赴該處若見事果可行即告以分兵收復之舉並令嘉噶爾幇於附近各寨相熟可信之番互相通信以為内應兹於初四日寅刻該番連夜回營據稱嘉噶爾幇言我等均被金川𡊮制實出於無可如何今知官兵欲來收復地方頭人等

與附近各寨番民商量都是歡喜感激但祭金川目下舉動稍有知覺之意若更添兵據守益難籌辦懇求及早發兵頭人與百姓等自為内應不可稍遲等語臣見其情詞真切復詢之旺勒丹等堅稱實無虛假臣伏思事貴於密機不可遲令該處既有可圖自當隨時籌畫不敢因陳定國之信未來致失機會隨於是日辰刻密派侍衛將備等分頭帶兵前進又令宋元俊帶領漢土兵練並旺勒

丹等由格藏橋一路進兵且囑令加意謹慎勿致
冒昧復委總兵王萬邦接應後路茲於本月初六
日未刻擬宋元俊稟稱初五日五鼓各兵齊集分
路進攻元俊督同遊擊吳錦江等由章谷渡河先
擄格藏橋侍衛哈青阿都司李天佑從那宗濟野
宗翻山壓下直取木巴拉博租元俊由格藏橋上
下夾攻守碉賊酋正在放鎗拒敵而革布什咱酋
正從内殺人賊衆驚潰我兵分頭截殺戮賊一百

八十餘名生擒九名至參領三通保守備吳崇德陳王凱等帶兵由巴旺之高日山嘉舉山分取薩瑪多堅藏布覺亦有華番接應内外合攻將金川兩處守寨之兵一百四十餘名痛加殲戮所有木巴拉博租薩瑪多堅藏布覺及一路零星寨落俱已攻克計得地方七十餘里收復碉寨甚多招撫番民甚衆元俊一面督兵星夜趕赴黙資溝堵截金川救兵來路一面分兵圍攻吉地官寨并令參

領三通保守倫陳王凱就近前往接應茂紐喀勒

塔爾兩路之兵會合前進俟克復後再行馳稟等

語臣隨飭宋元俊迅即知會陳定國速帶綽斯甲

布土兵佔奪甲爾壟壩俾金川無路可通四面受

敵而我兵合力進勦務期旬日内全行收復妥為

安撫其生擒賊酋九名令即押赴軍營訊明另行

辦理臣現飭令後路留駐之兵除抽撥外仍俱嚴

行防守所有一切糧運軍需最關緊要阿爾泰現駐

章谷安設糧臺督催收發妥為辦理至攻取地方相拒軍營約及二百里臣並安設馬站以便聲息相通奏入

上諭內閣曰桂林奏攻復革布什咱之木巴拉博租薩瑪多堅藏布覺等處共得地方七十餘里收復碉寨甚多招撫番民甚衆等語金川逆酋索諾木敢于侵佔革布叶咱地方且敢添兵幫助小金川逆拒官兵其情甚為可惡不特革布什咱係內地土司本應克

復即金川之狼狽為奸黨惡不法亦當並為勦滅不得謂之輕開邊釁也此次桂林分遣將備尅期攻復殲殺甚衆兵氣奮揚足褫索諾木之魄辦理甚屬可嘉桂林宋元俊及在事將備人等均著交部議敘

同日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桂林奏收復革布什咱之木巴拉博租等處所辦極為妥速其先投誠之頭人旺勒丹通知該處酋目在內策應甚為恭順出力宜加獎賞

以示勸勵桂林竟當將發往之藍翎賞其戴用令彼益增感悦其差往之策楞及幫助之嘉噶爾幫等亦屬誠心効用桂林並當酌量賞賚再前因桂林分路進兵攻勦恐尚需添兵已諭貴州派兵三千名赴川聽候温福桂林酌撥應用令桂林奏稱現在之兵尚可通融抽撥如有必需接應之處再行奏聞咨調等語是桂林一路尚非急需添兵則貴州所調之兵自當令其全赴温福軍營備用若桂林處亦需添撥即

酌留一千亦可著傳諭溫福桂林通盤籌畫將兩路之兵作何妥協分撥一面檄知該省領兵鎮將遵照馳赴一面具摺奏聞

同日

上諭軍機大臣曰現在續調之陝甘貴州兵各三千名前已諭令溫福等通盤籌畫何路須兵若干檄知各省領兵鎮將令其遵照前往今據圖思德等奏報所派貴州兵三千名已於三月初三等日陸續起程赴

川計二十日內外可抵畢節著再傳諭温福即速與桂林從長計議何路尚需添兵若干并將某省之兵就近派往某路若干之處詳悉核定速檄各該省領兵鎮將照所派定何路軍營取道遄程前往並移洛派兵各督撫查核仍一面具摺奏聞令距温福前次奏到之期又六七日未知現在攻勦情形若何看來賫哩一帶賊衆雖悉力拒守經我兵設法分勦自無難攻克但恐僧格桑一失其險即竄往金川而索諾木

又黨惡不即擒獻且小金川即經平定官兵撤回後
尚恐其復出滋事是僧格桑若不就擒金川實有不
得不辦之勢温福等當將應辦進勦事宜逐一計議
庶臨時更覺裕如仍將作何籌辦之處專摺具奏再
軍營屢次所譯番稟雖音字訛舛者多而文義大概
尚合想該處綠營音譯之人於番字尚能諳習著温
福等即選派熟練音譯番字者一人由驛赴京備用
癸丑温福奏言臣於本月初五日潛由特克裕爾

山進至得爾蘇山峰附近察看形勢派令牛天畀等帶兵埋伏又派侍衛章京等帶兵前進作為欲攻阿喀木雅之勢賊酋果由阿喀木雅突出二百餘名接戰其時額爾特等督率伏兵截住追殺賊酋又有賊二百餘名從卡接應為訥爾保從傍衝突斃賊甚多又有賊衆二百餘名由山梁而下牛天畀冲入賊隊鏖戰良久賊始竄回寨卡堅守不出此次攻擊雖未能克阿喀木雅而殲戮賊酋

五六十名受傷扶去者更衆實足以破賊酋之膽
此時臣暫息兵力相度機宜務期勉力辦理迅搗
賊巢奏入
上嘉之
同日阿桂奏言竊臣接奉
諭旨赴北山代五岱領兵將五岱換往温福大營臣於
本月初四日到北山查看形勢縁北山險峻處賊
酋本有三路往還救應今南山官兵圍至山下河

沿此路賊已不敢往來至賊酋所據北山山岩突起之大石碉其下官兵結卡七座此路賊酋亦不能通惟中一路在山磡之下賊酋築卡穴洞抵死拒守尚未截斷至山岩突起處之賊碉前五處將大礟安於山岩之北每日向下摧打令碉石俱已摧燬擊死賊酋無數而碉石摧殘之後又掘地為穴井刨深溝於窟内仍然拒守蓋緣賊碉在石包之前山峯之上左右俱係懸崖而中間山梁又甚

險狹不能奪之而上是以五岱八次攻取七次受

傷若必督兵攻取官兵心懷猶豫於事無益現今

熟察形勢誠如

硃筆所指之處官兵所結第七卡以下再立數卡直至

山下河沿與對河官兵合圍可以直斷賊人中路

但賊見我軍向下合圍立卡自必捨命力抗不容

修立必須一面派兵立卡一面截殺砌下前來接

應之賊方能有濟查五岱所帶之兵現存三千四

百有餘馬彪帶兵一千據色布色爾大山之頂甚關緊要其次彰靄等帶兵九百名據薩嘉山頂亦屬要隘至臣現在審其形勢凡有防禦沖却地方及看守接運糧餉鉛藥之路駐兵數百名其餘攻勦官兵僅數百名尚覺不敷分派然斷無坐候添兵之理現在數日內各處卡隘趕緊修固將防守之兵酌量抽出再於温福營内調兵三百名合力攻取務將賊哩後路一概斷絕以期必克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温福等奏攻勦南北山梁情形並將原發圖樣粘簽覆奏圖内稱阿桂在北山駐兵巳築石卡七處自上達下直壓中路與硃筆標識之道相合所據既巳得勢自可斷賊人由西至東之路但邀截固屬緊要仍當分兵攻勦資哩西北一帶賊碉抄襲資哩之後使山岩大石卡之賊不能接應方為扼要再資哩之東官兵現在安營設礮或從該處分兵攻打資哩北面之碉並斷賊沓從北山上來往之路

官兵兩路夾擊北面碉內之賊自不能支此碉一得則賊酋必不能復爲援應資哩即當立破設或賊酋下山正可乘勢掩殺自屬制勝機要今於圖內復用硃筆圈識著發交温福阿桂按硃筆指示之處酌量情形相機妥辦

同日

上諭軍機大臣曰乾清門侍衛彰霭自到軍營甚爲奮勇着賞給托克莫忒巴圖魯名號仍照例賞銀壹百

丙

同日溫福阿桂奏言臣等查賊匪在在據險死守非分路夾攻不能得濟逆酋之父澤旺所居底木達地方係在美諾之北與金川接壤如能分兵直擣底木達先擒澤旺并斷美諾之接應於全局實為有益是以從前臣等擬派固原兵一千名同三雜谷土兵三千名由曾頭溝進勦嗣因三雜谷不能派兵固原兵亦即改赴西路軍營令維州協副

將五福帶兵數百名在彼駐札兹奉

諭旨令臣阿桂俟新調之貴州兵三千名到川即統領

直勦底本達臣等自當欽遵辦理惟查貴州兵由

成都至汶川出口經過尾寺鄂克什各土境抵營

後方可覓路前往底木達地方前此擬於曾頭溝

由三雜谷進兵者原因固原兵從松潘入川故欲

就近撥往令黔兵經由之路與曾頭溝相去遼遠

三雜谷既不泒兵更無須遠從前路行走徒滋疑

懼現在臣等駐兵之處其迤北之別斯滿等處皆有路可通底木達因兵力不敷未能分勦臣等愚見應令黔兵迅赴西路軍營俟其到日審度官兵已攻扺何處再行酌量道路臣阿桂即統兵分進摠之兵力既充臣等自可隨時酌辦斷不敢稍悞機宜

至蒙

恩調撥之甘凉兵一千名查此項兵丁現據報稱凉州兵五百名分駐覺教地方甘州兵五百名分防打

箭爐若令其由省城來赴西路固屬紆迴多稽時日即由雅州木圩前來亦須二十餘日所過地方又多一番料理似應飭新調黔兵兼程前進西路軍營至桂林處分辦華布什咱正在需兵臣等是以行知提督汪騰龍令將甘涼兵一千名仍留南路再臣等前來奏懇加調緑營兵數千名奉

旨准調陝甘兵三千名並

勅該督等豫備起程臣等業已恭録

諭旨咨明文綬等令於官兵料理齊備時即行起程赴

川合併陳明奏入報

聞

乙卯溫福阿桂奏言竊臣阿桂前赴北山即擬順

坡接築石卡斷賊後路與南山官兵合圍詎賊酋

狡惡異常惟恐官兵壓至北山坡中路本月初八

日乘夜大雪於官兵相度築卡之處先行搶築二

卡臣阿桂以此地最關緊要若任賊人佔住斷不

能往下築卡因即於初九日五岱隨同臣阿桂派撥官家令巴圖魯侍衛額森特帶領兵練一百名於賊酋所築石卡之上截殺阿喀本雅等處接應之賊又令巴圖魯侍衛烏什哈達帶兵二百名攻取西邊大石卡又令千揔陳大剛帶兵一百五十名攻取賊酋東邊石卡又令

乾清門侍衛彰靄巴圖魯章京福音保帶兵分布於薩嘉山之峯横嶺以擊斷後山各處接應之賊屆

時東邊卡內賊酋見官兵不避鎗石撲攻勢猛出卡欲逃官兵趕上殺死甚多其西邊大石卡聚賊百餘名放鎗甚緊該處地勢更險官兵不能直冲而入烏什哈達等將原帶之兵及已克東卡之兵合力進攻自巳刻至未刻官兵直抵卡前放搶拋石並力入卡內奮力砍殺賊酋棄卡逃竄者又經官兵追殺當攻取此卡之際阿喀木雅各處聞聲來援之賊分為兩隊前來其從北不下來者約二

三百人為額森特截殺賊歯三次力衝官兵放鎗滚石殺至四五十名始行敗退其沿河傍南來者先經臣温福令南山帯兵𠫵將成徳巴圖魯侍衛阿爾泰藩納章京丕耳保等預為堵截施放鎗礮斃多人賊衆旋行退去又後山各處來援之賊約二百餘均經彰靄福音保等帯兵擊退亦殺賊數名帯傷者頗衆此次各處官兵無不奮勇出力共計殺賊一百餘名内有頭目首級二顆擄所獲賊

酋沙木嘉供係金川陪嫁頭人一名郎布其一不知名字臣阿桂即令攻得賊卡地方及附近可以往來之處一面派兵防守一面連夜搬運米石以初十日黎明臣阿桂督勵官兵上緊趕築石卡至晚於前築七十卡之下接築六座直至坡礮力將賊人來路截斷是夜風雪甚大臣等隨令南北兩山及各處帶兵將領加倍嚴防至五更北山賊卡及賨哩之賊露有奔逃光景臣阿桂即從北山梁帶

同侍衛馬什哈達額森特章京巴彥泰佛進泰及
副將富仲等率兵衝殺直下臣溫福令
乾清門侍衛賡音素巴征魯侍衛喬蘇爾海祿新達
蘇佛倫泰巴圖魯章京官達色侍衛明仁等帶兵
分頭儘力追殺賊人泅水而逃又經南北兩山官
兵層層抄殺其淹斃在河者為數亦多餘賊俱竄
入阿喀木雅一帶碉卡內合力死守臣等當將資
哩碉寨佔據隨即移營至阿喀木雅寨外高處安

設大礮對寨轟打其資哩舊營盤内因有粮食軍
器等項不可不加意防守留兵五百名令董天弼
帶領駐扎臣等再查阿喀木雅寨在得爾蘇山根
高磡之上内外碉卡甚多其南山得爾瓶自上至
下及北山美美卡一帶賊人碉卡層列俱與阿喀
木雅聲勢聯接臣等察看情形南北兩山官兵雖
經露處兩月有餘不無疲乏然以地勢賊情而論
現在仍須兩翼並進官兵斷不能撤回至阿喀木

雅碉卡既堅或當覓取道路繞至鄂克什舊寨及木蘭壩之處臣等現在悉心籌畫上緊督辦奏入

上諭内閣曰温福等奏攻克資哩賊寨殺賊甚多現在攻圍阿喀木雅等語温福阿桂調度有方領將等亦能奮勉出力從此軍聲益振自可乘勝迅擣賊巢速擒逆豎深為嘉予温福阿桂及在事之侍衛將弁等均著交部議敘

臣等謹按資哩碉寨本屬小金川緊要門户賊

酋集其醜類拒守甚堅而南北兩山重巒複嶺
處處羊腸鳥道賊酋又俱築碉設卡以阻官兵
繞進中路故五岱之在北山牛天界等之在南
山雖皆設法進攻並不能踰險出奇抄越資哩
後路我
皇上披覽圖形纖毫畢照即諭或自西首山梁下至資
哩寨尾或自設礮之地直下山根皆可繞截其
後并以

硃筆標記寄至軍營閲看臣阿桂深維
訓示得所遵循是以前往北山即督兵鏖戰從山坡連
築石卡而下賊番惟恐駾走無路乘夜竄逃舉
經時死守之處唾手而得非仰藉
聖謨何能及此也
上又諭軍機大臣曰阿喀木雅雖有賊人退守未必能
如賁哩之憑險久拒今既殲賊破碉軍埶大振足以
懾賊人之胆温福等自當乘勝急攻使賊番措偹不

及破之更易為力且閱所獲小金川賊目及脫出鄂克什番人供詞小金川粮少食乏力量已不能支僧格桑徒以空言誘嚇其衆人心漸相離異且多以戰守為苦若於攻勦之餘仍設法招致或番衆能將逆酋擒獻亦未可知此事總以擒獲僧格桑為主溫福等宜思迅擣賊巢速擒兇竪以申國威而靖邊徼若罪酋既得而革布什咱之地又能漸次收復即有盡得之地或可傳檄索諾木令其及早退還並親詣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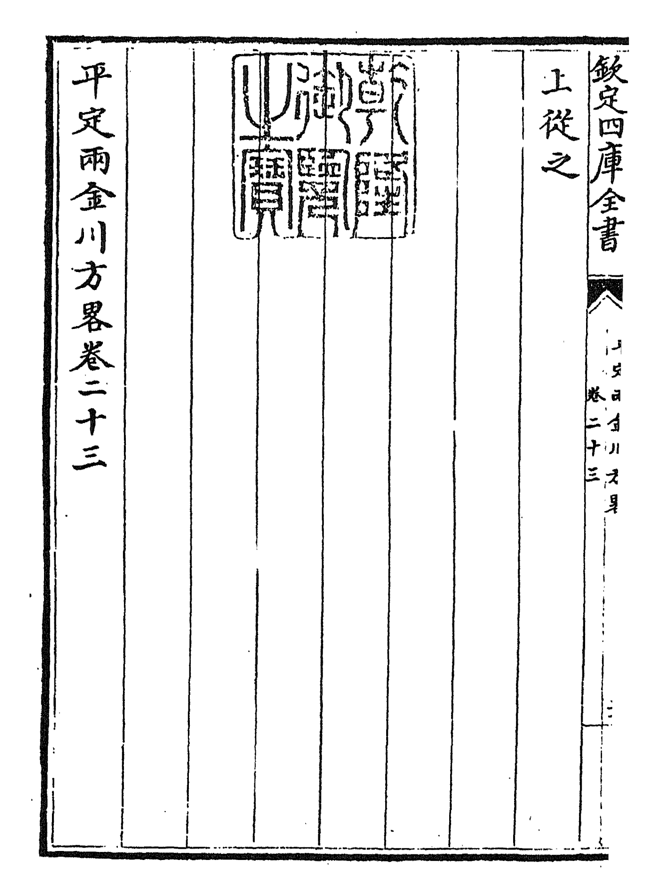
門叩頭謝罪立誓不敢復滋事端則諭以金川自爾
父郎卡投誠歸化安享昇平爾索諾木不遵爾父遺
規輙敢侵佔内地土司殭畧罪本難逃今爾既知退
還侵地立誓不敢再犯尚不至執迷不悟即爾帮給
小金川之兵亦因親情私助其情尚屬可原是以本
將軍將仰體大皇帝之心不肯竭我兵威宥汝已往
爾此以惟當守爾土地安分奉法不可稍有侵犯自
可長保世業否則僧格桑即爾榜樣如此恩威並示

亦即可以完局將此諭令溫福桂林就所在機宜妥協籌辦若僧格桑逃往金川索諾木並不擒獻則其事斷難中止致貽後患令寄賞溫福桂林小荷包各四個阿桂小荷包三個宋元俊馬彪牛天畀小荷包各二個以奬其勞益當奮勉立功以待策勳之典

同日溫福阿桂奏請出力之健銳營前鋒校三德火器營鳥鎗護軍校英海賞戴孔雀翎以示鼓勵

奏入

上從之



平定兩金川方畧卷二十三